

學
校
刻
本
集

學校劇本集

噫無情

發端

時候 一千七百九十五年

場所 法蘭西法佛洛村

人物 江, 法強

馬利, 克洛特

第一男子

第二男子

第三男子

第一女子

第二女子

第三女子

麵包店主

官

兵卒及村人等

〔一羣村人, 立在大街上裁判所前。農婦

馬利, 克洛特登場。〕

〔馬利〕 開審了麼?

〔第一男子〕 開審了。在半點鐘前——

〔馬利〕 不知怎樣情形他敗了麼？

〔第二男子〕 不曉得。你看！大門開着啊！

〔第一女子〕 麵包店主人，喚了進去了，就是

那被他盜去麵包的麵包店主人。

〔馬利〕 爲什麼麵包店主人要去告江法強呢？

〔第二女子〕 他是親眼瞧見江法強盜麵包的，便追上去捉住了。

〔第三女子〕 江法強向你買牛乳的麼？

〔馬利〕 是的！並且一次也從沒缺過錢。這冬天，我的牛乳，也不很賣掉。

〔第三女子〕 這冬天是各家牛乳店中都漲

過價的啊！

〔馬利〕 爲什麼呢？

〔第三男子〕 江法強失了業，再加今年冬天天氣，冷得更厲害啊！

〔第一男子〕 是的是的！冷極了！

〔第二男子〕 我很深知江法強——只要有事情做，那是這種肯勞動的人，還有那裏找不到呢？

〔第一男子〕 是啊！他從小的時候，就是奴隸那麼勞動着的。

〔第一女子〕 當真如此！他既不能不照顧妹妹，並且還領着七個小兒啊！

〔馬利〕 江法強爲着那些小兒們，所以向我買牛乳的。他自己一滴也不飲，還有咧，你們聽着！他把自己的食物，給孩子們吃了，自己常常餓着肚子，出去勞動的啊！

〔第二女子〕 那些孩子們，也幾乎要餓死了，一看，就明白咧！

〔第一男子〕 那末他爲了孩子，去盜麵包的了。不忍看那孩子們，餓死的慘狀啊！

〔馬利〕 諸位！我一定以爲如此，他向我買牛乳是一向正直的。

〔第二男子〕 別鬧門開了！

〔麵包店主由裁判所大門登場，衆人向

他擁上去。〕

〔第三男子〕 怎麼樣了，麵包店主人！這件事，如何發落？

〔麵包店主〕 他有罪的——受了入船監獄的宣告了。

〔衆人〕（恐怖。）船監獄麼？

〔麵包店主〕 是的！要在船監獄中關禁五年。

〔馬利〕 爲了一片麵包，便有如此可怕的重罰麼？

〔麵包店主〕 什麼話！他不是賊麼？

〔第三女子〕 他是爲着小兒飢餓終做賊的！
〔麵包店主〕 他實在是賊——法律非罰他

不可。

〔第一男子〕 別鬧！他來了！

〔一個官和幾個兵卒，押着江法強出來。

江法強瘦得很憔悴，然而個體格強健的伶俐青年。出來的人，由羣集中穿過，往市上去了。〕

第一幕

人物 江法強

看守兵

D村的旅店主

漁夫

貴婦人

貴婦人的侍女

D村的僧正

僧正之妹

僧正之家政婦

官吏

兵卒及村人等

第一場

時候 十九年後，傍晚。

場所 法蘭西之D村。

〔D村的入口處：一個看守兵，在四邊走

來走去。市街的一面，有一家旅店，對面有

一所小屋。江法強正將走進村門，他現在

已經是個中年男子了。神氣極憔悴，垢面

弊衣，而且很粗暴。他負着一個新背囊，手

裏攜着一根木棍。」

〔看守兵〕 喂！慢來！交出你的護照來給我看看！

〔江法強從衣內取出黃紙，看守兵一接

過去，突然添增興味了。〕

〔看守兵〕 唷！原來是黃色的！那末你是犯過

罪的！

〔江法強〕 （不快）是的！

〔看守兵〕 （讀護照後）你是在船監獄中關

禁過的麼？

〔江法強〕 是！

〔看守兵〕 并且是現在剛放出來的麼？

〔江法強〕 是！

〔看守兵〕 關禁了幾年？

〔江法強〕 十九年。

〔看守兵〕 十九年！犯了可怕的罪啊！

〔江法強〕 雖只受了五年的宣告，後來想越

獄，便加了五年，第二次又想逃走，再加了九

年。

〔看守兵〕 照這護照看來，你是個極危險的

人物。（把護照還給他）那麼你爲何要到此

地來？

〔江法強〕 打算來投宿一夜！

〔看守兵〕 那邊就有旅店。但是你這種人，他

們肯留不肯留？說不定啊！

〔江法強〕 且待我去求宿罷！

〔江法強叩旅店的門，旅店主人出現。〕

〔旅店主〕 什麼事情？

〔江法強〕 我要求宿一宵，并且打算飽餐一

頓。

〔旅店主〕 容易容易——只消你付了錢。

〔江法強〕 錢我這裏有！

〔他把錢給主人看。〕

〔旅店主〕 請進來罷！

〔江法強〕 晚餐立刻就有麼？

〔旅店主〕 是！是！立刻有的！

〔江法強〕 我在這裏等着，

〔他靠在門上坐下。看守兵用手招旅店

主，旅店主走到看守兵旁邊，二人低聲談

話，然後旅店主回到江法強旁邊來。〕

〔旅店主〕 客人實在不巧！不能留你宿了！

〔江法強〕 什麼話？你怕我不付錢麼？

〔旅店主〕 不是的！

〔江法強〕 那末爲何？

〔旅店主〕 恰巧房間都滿了。

〔江法強〕堆東西的地方也行，留我住了罷！

〔旅店主〕不行！

〔江法強〕爲什麼呢？

〔旅店主〕有馬在那邊，也滿了。

〔江法強〕那末，閣樓上的角裏也行，有了一

束稻草就够了。晚餐完了，再想別法罷！

〔旅店主〕這晚餐不能給你！

〔江法強〕但是我快餓死了。我日出時就步

行着咧。錢可以付你——請給我吃一頓罷！

〔旅店主〕沒有什麼東西了。

〔江法強立起來，從窗中觀看裏面。〕

〔江法強〕怎麼說沒有什麼東西？那邊很多

啊！

〔旅店主〕那是都給人家定去了！

〔江法強〕什麼人？

〔旅店主〕是馬夫們。

〔江法強〕馬夫們有多少人？

〔旅店主〕有十二人。

〔江法強〕那邊有二十多人的食物啊！

〔旅店主〕都已預定，錢也付過了。

〔江法強〕（坐下。）我已到旅店中了。肚子餓

着，只能留在這裏了！

〔旅店主〕（低聲，又很嚴酷。）快些去！

〔江法強〕爲什麼一定要去？

〔旅店主〕 唔！我也不高興多說閑話了。你是

江法強——犯過罪的你懷中，有一張黃色

護照。如何？你還能說不對麼？

〔暫停，江法強默然凝視旅店主的臉。〕

〔旅店主〕 去罷！

〔江法強〕 往那裏去？

〔旅店主〕 往別處去！

〔江法強〕 這附近，無論行幾里路，都沒有旅

店！

〔旅店主〕 宿在野裏好了！

〔江法強〕 現在山上吹着寒風，快下雨了。我

立在此地，已經冷得受不住咧！

〔旅店主〕 去！去！去！叫你去，怎麼不去？

〔江法強取起背囊來。幾個宿客，出現在

門口。主人指着江法強，低聲私語。

〔旅店主〕 此人是船監獄中出來的前科犯，

非常危險，請到裏面去罷！走近此人身旁是

危險的！

〔宿客等都去了。主人關大門。江法強將

要離開這裏時，一個漁夫擎着網，進市門

來了。〕

〔江法強〕 借光！我有一句難說的話，今夜可

以在府上借宿一宵麼？

〔漁夫〕 你是何人？

〔江法強〕 我從海岸處來的！請你帶我去罷！

我可以先付錢。

〔漁夫〕 你爲何不到那邊的旅店中去呢？

〔江法強〕 房間都滿了！

〔漁夫〕 笑話！那裏會有這種事？今天既不是

節日，又沒有什麼市，怎麼會住不下呢？

〔江法強〕 （搖頭。）一定不肯留我住啊！

〔漁夫〕 那是定有什麼誤會，你帶了旅行的

護照沒有？

〔江法強〕 帶在呢！

〔漁夫〕 借我一看！

〔江法強沒精打采的取出黃色護照來，

漁夫吃驚。〕

〔漁夫〕 呀！這是黃色的！那是你一定是……

〔江法強〕 （急急。）錢我決不少欠，請領我去，

我要餓死了！

〔漁夫〕 （走了。）我不願意！我不願意！

〔急急去了。〕江法強突然橫在地上，用背

囊作枕，暫停，幾個村人，從旅店中出來，急

忙走去。一個貴婦人，帶着侍女過來。〕

〔貴婦人〕 禱告得很好！恐怕就是僧正，像今

天那麼的說教，還是初次咧。

〔侍女〕 當真如此！夫人！

〔貴婦人〕 （瞧見江法強。）呀！你在這裏做什

麼？

〔江法強〕（無禮的）躺着！

〔貴婦人〕這麼冷的夜裏——在地上？

〔江法強〕我十九年間，睡過在木上的！

〔貴婦人〕你是軍人麼？

〔江法強〕是的——是的！我是軍人！

〔貴婦人〕爲何你不到旅店中去？

〔江法強〕我……我沒有錢！

〔貴婦人〕（向侍女）把我的錢袋拏出來！

〔侍女〕夫人所有的錢，一起獻給了僧正了。

〔貴婦人〕不錯！總之不問你是什麼人，決不

能在這種地方過夜的。

〔江法強〕我一家家都去求過，一家家都把

我趕出來了。

〔貴婦人〕家家人家，盡行去求過麼？

〔江法強〕是！

〔貴婦人〕（指着小屋）你可曾去求過這一

家麼？

〔江法強〕沒有！

〔貴婦人〕到那邊去求宿罷！

〔貴婦人與侍女同去。江法強立起來，徐

徐走到小屋門口。〕

第二場

時候 是夜

場所 D村僧正家中的食堂

〔室內雖很質素；但收拾得頗有秩序。後面的門開着，可通街上。一面窗內可見庭中。他一面，有門帘遮着，可通臥室。僧正之妹，是個美貌的姑娘，坐在火旁編物。家政婦在食桌上預備晚餐。〕

〔妹〕 哥哥已經禱告完了回來了麼？

〔家政婦〕 是的！回來了！在室內看書，要去叫他麼？

〔妹〕 不用！別去妨礙他——哥哥到恰好的時候，自己會來的——晚餐一預備好……

〔家政婦〕 呀！我今天出去買東西時，忘了買

麵包了。

〔妹〕 那麼你到麵包店裏去好了！我們等候着。

〔家政婦去了。暫停，僧正進來了。他是個溫和親切的老人。〕

〔僧正〕 你等候着好久了麼？妹妹！

〔妹〕 不對！伊現在剛去買麵包咧。今天早晨忘掉了。

〔僧正〕 （坐火旁）今夜山上吹下來的風，好

冷啊！

〔妹〕 （點頭）從朝晨起，漸漸冷了。

〔僧正〕 窮苦人一定難受咧。

〔妹〕 天不冷已經很苦了啊！

〔僧正〕 我也很想再設法救助救助窮苦人啊！

〔妹〕 哥哥不是已把所有的，一齊施給了人了麼？
了麼？
了麼？
了麼？
必要品罷了！

〔僧正〕 是的！我把到施主人家去的馬車費算掉了。

〔妹〕 馬車麼？哥哥乘馬車，我一點沒有曉得啊！
啊！但是一聽此話，我也安心些。因為做了僧正，也應當時常闊綽些的；然而，哥哥的馬車

眼，不是極少的麼？

〔僧正〕 三千法郎！

〔妹〕 三千法郎麼？這麼多？我不信啊！

〔僧正〕 有眼在此！

〔妹〕 〔看眼〕 呀！這是什麼？

馬車費

送往醫院中的菜錢 一千五百法郎

捐入D村慈善團體 五百法郎

棄兒養育費 五百法郎

孤兒養育費 五百法郎

共計 三千法郎

那麼，這是哥哥的馬車費麼？哈哈！我倒一點

也沒留心到！

〔二人大笑。家政婦拏着麵包，很興奮的進來。〕

〔家政婦〕 我聽得了一樁很可怕的事了。市上鬧得正厲害啊！快些關上了門，下起鎖來罷。

〔妹〕 什麼事？你聽得了些什麼？

〔家政婦〕 據人家說：有一個可怕的無賴漢，到了市上來了。旅店的主人，已謝絕他宿泊，是從前犯過大罪，剛從獄中放出來的啊！

〔僧正一點也不注意家政婦之話，只是呆看着火。〕

〔妹〕 哥哥聽得了這話沒有？

〔僧正〕 略為聽得些，我們也稱他為危險麼？

〔家政婦〕 犯過罪的人，到了市上來了啊！

〔僧正〕 難道我們怕偷掉什麼麼？

〔家政婦〕 是啊！

〔僧正〕 偷什麼？

〔家政婦〕 六只銀盆子，兩只銀燭台，還有銀匙。

〔僧正〕 這些東西，一起沒有了，也還够用啊！

〔妹〕 不見了這些那還了得。我們就不能很體面的款待一個客人了啊！

〔僧正〕 不錯！你的話很對！我也最好到我家

來的客人盡用銀的食器來迎接他。并且銀的燭台，也最好點起蠟燭來。如此，豈不熱鬧

啊！

〔妹〕 牧師的家中也應當略爲裝飾裝飾的

啊！

〔僧正〕 是的！最好不管什麼人都招待一下。

這些客人來了，將六只盆子，一起搬出來使

用啊！

〔妹〕 一齊麼？

〔家政婦〕 一個客人麼？

〔僧正〕 是的——我們沒有隱藏寶物的權

利！我們所有的東西，應當給各位客人使用

的！

〔家政婦〕 銀器一定要好好保藏着，門上須

弄一把鎖。待我到鎖匠店裏去走一趟罷！

〔僧正〕 且慢！我家中，無論對誰，決不可下鎖。

你對我的兄弟們，可以下鎖拒絕麼？

〔通街道的門上，有人叩着。〕

〔僧正〕 請進來！

〔江法強攜背囊木棍入，兩個女子吃驚。〕

〔江法強〕（粗暴的）對不起！我叫江法強，從

船監獄中出來的前科犯，在四天之前放出

來的，目下正在尋事情做，想到這村中來求

宿，無奈沒有人肯留我，昨天前天，都是如此，

今夜遇見一個親切的婦人，指點我到貴府

來求宿的。府上是旅店麼？

〔僧正〕（向家政婦）多預備一盆罷！

〔江法強〕且慢！你一定還沒明白我的話。這

是我的護照，你且看上面寫些什麼？「釋放

囚江法強，曾在船監獄中關禁十九年，其中

五年係竊盜罪，十四年乃謀畫越獄之罪，非

常危險之人物也。」明白了麼？我真只消在

貯物室中，借一束稻草好了。

〔僧正〕（向家政婦）桌子旁邊的榻上，鋪一

條白毯子啊！

〔家政婦去。僧正向江法強。〕

〔僧正〕我們就用晚餐罷！先生請到這裏來

烘烘火再說！

〔江法強〕噫！你肯留我麼？并且稱我爲先生

麼？我晚餐可以得到了！我更能與世間的人

一樣，可以躺在鋪毯子的榻上了！榻十九年

沒有躺在榻上了。無論多少代價，我總可以

付你。你真是個親切的人，你這裏是旅店麼？

〔僧正〕我是本地的牧師。

〔江法強〕牧師先生！原來如此！對不起！我沒

有留心到你的帽子和長衣服。

〔僧正〕請到火旁來坐罷！

〔江法強放着背囊，非常高興，只是連連

說着。

〔江法強〕 此人竟稱我爲先生，先生……

〔放聲〕 代金到府多少？

〔僧正〕 要不要！你把你的錢放好罷！你有
多少錢？

〔江法強〕 一百九十法郎！

〔僧正〕 貯蓄這一點錢，要費幾年工夫？

〔江法強〕 十九年！

〔僧正〕 〔悲傷〕 十九年——最能勞動的時
代！

〔江法強〕 自然是最能勞動的時代——我
今年四十六歲。就是背上負貨物的畜生，也

可以略爲積蓄些了啊。

〔僧正〕 妹妹！這洋燈太暗！

〔妹從火爐上，取下兩個銀燭台來點火，
放在食桌上。〕

〔江法強〕 真是個親切的人！先生！你非但不
看輕我，還爲着我點起蠟燭來，真當我客人
——我已把從何處來，是個何等樣人，一齊
說過了啊！

〔僧正〕 我這屋中，是不問來者的姓名的！困
苦的人，都是賓客。你是困苦着——腹中很
飢餓——所以你是我的賓客。

〔江法強〕 我實在不能明白……